

續編綏寇紀略

續編綏寇紀略卷三

梅亭葉夢珠濱江纂輯

爭挾主

順治三年丙戌桂藩永明王稱帝於肇慶改元永曆以丁魁楚爲大學士兼戎政呂大器爲大學士兼兵部瞿式耜爲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掌銓政王化澄爲左副都御史朱治憫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時內外大權惟魁楚綜握廣東左布政使顧元鏡等嫉之不奉詔會崇禎時閣臣何吾驥蘇觀生竄至十一月共立唐王聿鍵爲帝改元紹武鍵即隆武君弟也以廣東都司署爲行宮旣而本朝大兵進攻贛州司禮太監王坤趣永曆君幸梧州式耜上言今日之立爲祖宗雪恥正宜奮大勇以號召遠近若敵伺於外吾驥等構隙於內而吾復退避將何

以自立適故大學士陳子壯遺書式耜請力戰吾驍等乃命兵科給事中彭燭往諭廣州燭素有胆略見吾驍等諭以監國後先及復仇大義吾驍等怒尸燭於市發兵犯三水式耜出屯峽口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禦之佳鼎敗死肇慶大震官民逃徙一空永曆君隨衆奔遁直達梧州太后馬氏通史書本不欲王稱帝至是呼科臣李用楫等面責奔潰狀會式耜謀報廣州兵已退羣臣乃復奉君還肇慶別遣靖江伯嚴雲從護太后及君之生母王太后王皇后駐桂林王坤若故北闕崇禎中奉命出使京師旣陷遂竄兩廣間至是爲司禮秉筆時呂大器以病去改王化澄以兵部左侍郎掌部事一日內批化澄爲兵部尚書式耜疏言化澄誠賢自有廷論斜封墨初何可爲例乃止又一日以戶部郎中周鼎湖爲給事中式耜力爭之弗聽未幾以李永茂爲大學士永茂薦

御史劉湘客等十五人王坤不悅除十四人而黜湘客永茂拂然卽日
棄官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荐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何以服天下
不報坤復疏荐海內碩望數人式耜又言司禮抑人固不可荐人更不
可吏科給事中劉鼒等亦諭坤不得荐人上怒欲逐鼒等式耜力持之
乃止御史李琳劾都御史周光夏紊亂臺規上命杖琳式耜力救得免
式耜又疏言草昧之始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
人望招來賢俊爲首務君嘉納之其在廣州唐王則何吾驥用事在籍
科臣辜朝荐每與之爭不勝憤恚聞 本朝大兵已平八閩親至福州
見總兵官李成棟獻下廣之策時成棟以閩中方定尙無入廣意因朝
荐力請乃遣部將杜永茂引三百騎先進自帥大軍繼之十二月十五
日永茂潛入花山先引十人以布裹首作洋人舟子狀徑入廣城至布

政司坊去布揮刀大呼而進衆驚走止追殺一人舉城奔潰十人分守六門永茂獨騎巡城上次日三百騎始至擒唐王及蘇觀生等殺之何吾驥顧元愷等皆乞降越三日成棟始至吾驥謁見請修明史門遂署曰修明史廣人皆笑之時肇慶未知廣城之失守丁魁楚方鬻百司劄付二十五日聞報王坤卽駕小舟請君上西峽羣臣倉皇出走惟式耜留肇慶與朱治憫爲守禦計順治四年丁亥正月朔永曆君至梧州知府陸世廉獻挽舟費五十金太僕卿田芳通政司叅議鄭封皆避入深山從行者左都御史王化澄兵部尚書吳炳詹事方以智文選郎中吳貞毓科臣唐鍼臺臣樞源中書吳其雷洪士彭錦衣衛馬吉朔而已十六日李成棟進克肇慶瞿式耜走梧州於是南雄韶州相繼歸附二十九日成棟進攻梧州巡撫巢華出降式耜奔赴行在二月永曆君在

途拜方以智吳炳爲大學士至桂林瞿式耜追至疏言粵西可恃桂林
可都遂以故靖江王府爲行宮召王錫袞文安之爲大學士周堪陳郭
都賢劉遠生等爲六卿故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召掌禮科給事中
金堡素稱廉直召掌兵科晉何騰蛟太子太保大學士督師廣西巡撫
堵允錫晉兵部侍郎 李成棟故屬丁魁楚部將魁楚遇之有恩 聞之

成棟故高傑後七營第三營副將傑死投誠 本朝高傑先爲閩將後竊自成之妻叛
逃歸明其事丁魁楚不知何時豈傑歸明亦曾屬魁楚與未可知也至傑被殺在弘光
時成棟隨已投誠必無更從魁楚之事矣存疑可也及成棟克廣州魁楚卽遣人
齎南金三千兩及諸珍寶獻成棟求降成棟至梧州以書招之且署兩
廣總督魁楚大喜集舟四十艘盡載家屬寶玩爲赴任計成棟親往迎
之遂召其子與宴宴畢成棟忽正坐復召魁楚父子魁楚知事已變卽

叩首乞命成棟惡其反復不定皆斬之其家屬悉給麾下惟一妾赴水死時行在諸臣聞定南王孔有德臨洞庭未渡湖南無主王坤請駕幸楚瞿式耜疏言半載之內三四播遷我去既遠則敵來亦速粵西一隅豈可輕去不聽式耜乃自請守桂林而駕駐全州以據楚粵之中許之二月朔駕至全州十一日大兵進攻桂林式耜與守將焦璉悉力拒守徵安國公劉承允入援四月大兵分襲高廉雷瓊四府克之初承允請封錦衣衛吉翔等爲伯御史毛壽登疏言金吾無矢石之功不得驟進五等爵吉翔等疑疏出劉湘客遂爲飛語激承允使縛壽登湘客及給事中萬六吉御史吳德操於午門外要君杖之廷臣申救得免竟落職於是承允勢橫五月十四日刲駕如武岡衡永道臣嚴起恒郊迎卽拜大學士先是正月定南王遣兵攻陷岳州章曠由湘陰至長沙會何騰

蛟議戰守復率水師回湘陰防禦留王進材姚有馨秦遇春熊紹祖等
偕督師守長沙曠將行有舊將胡一青自江右率敗兵四五千來願歸
督師曠與之結納忽報城中進材有馨兵相鬭督師出諭爲砲誤傷昏
仆曠馳入亦傷馬足而出遣一青往救支吾不前城中兵皆散去次日
進材不安向督師謝非且許召親兵入衛願以己職讓有馨而去大兵
乘亂遂入長沙時騰蛟創甚誓與城俱亡而進材所遣騎兵拔之上馬
至江滸登舟得達衡山已而創愈復邀曠至衡山調茶陵守將張先璧
兵先璧使副將滿其興率千兵至騰蛟往守衡州布置未定而大兵已
至衡山滿其興戰死城遂陷曠以胡一青奉騰蛟命來援得護至衡州
張先璧事急邀騰蛟與曠同走出城先璧先去曠與騰蛟閱四日抵祁
陽留曠收殘兵騰蛟往永州欲調王鳳昇兵守永且欲與堵允錫李赤

心會議以圖策應忽報宜章伯盧鼎爲副將武士強白良刦之來降謀
洩未及發而郝永忠亦懷不軌士強與良俱爲之用并鎮兵掠去盧鼎
僅以身存耳騰蛟遂急至永永忠聞之恣掠而遁騰蛟與嚴起恒議措
餉收兵爲守永計而士強及良所請大兵已抵祁陽矣曠至東安四月
乘積雨水漲命張朝復取祁陽朝本黃朝選嗣將初辭不往曠將斬之
以諸將請得免至是竟復祁陽曠又遣李大錦招降土寇丁某得五百
人與大錦同駐雄飛關鎮守衡州要路旣而嚴起恒從永州來報大清
兵旦夕將至宜發兵速應曠統兵出石溪驛而騰蛟亦至爲謝君錫所
扼不得渡曠簡精騎擒君錫勦令出船騰蛟始得渡次日起恒亦至又
次日郴桂道吳晉錫亦至云郴州一路俱失始知向所聞湖南無主者
桂林尙未有報也騰蛟至武岡見永曆君備陳時事顚末且請兵調度

劉承允反責騰蛟屢陷封疆索其輸餉數萬騰蛟入訴於君爲之流涕
曰若非先生與章樞臣地方失之久矣先生暫出仍竭力圖之將辭行
承允屬城鑰不發鞭督標中軍以責餉詞極侮嫚竟曠在東安聞之適
胡一青自寶慶敗回曠令一青以五百人投承允詭言騰蛟與曠不足
宣力樂爲公用承允喜卽許以掛印一青又荐趙總統有兵數百徵之
亦可立至承允如其言次日一青乘承允在朝急邀騰蛟出城而已衛
之迫承允聞而遁追已去城三十里而所徵趙總兵亦至二人奮擊追
兵轉戰三十里至東安城而止承允故騰蛟部將其驕橫如此騰蛟旣
與曠會乃遣副將周金湯恢復永州屬縣俱下再遣王鳳昇圖復衡州
永曆君嘉其功晉曠東閣大學士加官保又致書騰蛟欲遣胡一青恢
復衡州而曠以積勞疾作八月八日卒於東安聞大兵將至諸將卽葬

之於石溪騰蛟聞喪臨弔而哭之於是永曆君命何騰蛟駐衡州堵允
錫駐長沙百餘日間聲勢稍振時桂林圍急劉承允遣兵往救皆索餉
不戰瞿式耜捐橐萬金夫人邵氏亦出簪珥數百金犒之終不戰既又
與焦連軍不協大掠而去二十五日積兩城壞大兵進薄城下城中大
憚吏士皆無人色焦連躬冒矢石與式耜等分門固守發西洋砲出擊
城外大兵多傷連乘勢出戰奮勇格鬪自辰至午尚未食式耜括飯飯
之衆皆踴躍用命大兵敗績式耜先令馬之驥引兵伏隔江犄角相應
大兵亦疑有伏遂退連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以國士遇之故能協力
翻封璫宣國公加式耜少傅封臨桂伯式耜辭封不允復上疏自勸調
自正月以來凡三週敵皆極險危總游一死亦遂不覺恐懼不覺煩難
但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獨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心與

之病不可療也不報 六月瞿式耜復陽朔平樂總兵陳邦傅克復梧州式耜疏請駕還全州不聽先是張家玉陳子壯起兵以恢復爲名上自蒼梧下至潮陽所在響應然師無紀律民罹其害至是家玉兵敗投江死子壯遁入高明戀一女妓李成棟擒斬之袁彭年時爲廣東提學固請磔之成棟不許 八月瞿式耜疏言粵西全定請駕還桂林不納未幾定南王孔有德攻取長沙衡州何騰蛟堵允錫皆南奔總兵黃朝選楊朝棟等皆戰死屍塞瀘湘江水爲之不流九月定南王孔有德攻寶慶克之武岡危急劉承允遣人送欵尋白衣蟒玉乘大昇來迎大兵於三十里外以其黨守城門止乘輿之出請見定南王王諭其薙髮方可來見承允又使人言曰我明朝國公官太師須與王抗禮庶便歸順王傳諭曰毋論國公卽總兵至亦當抗禮但須翦髮耳承允欣然回至

蕭寺剃髮而往蓋將執獻永曆君以爲功也王故以禮接之不知承允
往返盤桓君已同太后宮眷斬關而出迫承允回惟大學士吳炳已死
節武岡無一人矣承允卽請王發兵窮追進克靖州卒莫知君之所在
定南王已惡承允永曆君從其尙書周某言由西賢鄉山洞中小路而
行遣人徵兵於柳州陳邦顯時君以倉皇出奔后宮多徒跣皇子甫生
兩月竟委沙灘閱數日邦顯遣千人迎駕達柳州方傳檄至騰蛟瞿式
耜請駐桂林不聽將至慶遠聞土司章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構兵乃復
東還至象州騰蛟得檄卽進至柳州請兵又至黃沙與王師拒戰數四
各路勦王兵亦俱至廣西騰蛟駐興安金湯紹祖駐東安大路王鳳昇
駐永州大路十一月十五日大兵復至黃沙各路兵俱退至全州騰蛟
調滇兵及焦璉兵親督之式耜遣兩安侯郝永忠宜章伯盧鼎雲南總

兵趙印選分道逆戰連戰十餘日王師敗績遂退次永州時永曆君舟居寥寥文武皆以青布裹首幾欲散去馬吉翔力挽羣僚衆知散亦不免乃從君於十二月三日復還桂林君臣上下鍵戶避兵人無土着路皆獨行薪米騰貴營兵居貨貿易無不度日如歲 王坤初爲劉承允所逐承允叛至是復入永曆君自武岡至象州票擬皆出吉翔式耜上疏請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音威德並行以服遠近君稱善 順治五年正月永曆君命何騰蛟再督師出全州焦連出平樂郝永忠屯興安 大學士方以智棄官去二月大兵逼逼廣西二十五日郝永忠疾馳至闕欲徵兵羣臣請幸柳州式耜力言督師警報未至永忠軍潰自還非敵襲之也豈可望風奔潰羣臣洶洶不能止式耜曰無已且俟督師至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勝負未可知若以走爲上策則桂

林危柳州益危我往敵亦能往寧可恃乎反覆諍論淚下沾衣至夜半永忠劫君於寢置之城外大掠而去式耜亦被掠子身登舟黎明至樟木港劉遠生丁時魁萬六吉劉湘客亦至式耜與之入民舍立草檄分布各路暫駐陽朔又檄檢討蔡之後評事朱盛凝先還桂林慰諭居民人心稍定三月朔式耜復入桂林何騰蛟焦璉皆引兵還雲南總兵胡一青亦統兵至君自被劫出城雖裸體幸無傷馬吉翔備布袍竹轎挾君而行遇水濡足過嶺攀枝十日至南寧從行者嚴起恒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許兆進尹之聘洪士彭吳其雷七人而已起恒以首揆兼吏部見資用匱乏大開選納南寧上接交趾通二十四土州人物輻輳財貨蕃殖號小南京至是則檳榔客鹽布商及土樂戶無不列鴛班矣二十三日大兵疑桂林空虛襲其北門瞿式耜何騰蛟統兵拒

戰王師敗績騰蛟列營榕江詔賜式耜銀幣及精忠寶日圖章式耜以天子蒙塵南竄不可久駐日督諸將取全州別遣巡撫曹可藻下梧州可藻請署兩廣式耜曰吾輩自相署置徒爲遠人所笑乃止初周鼎瀚以附劉承允入閣武勦之亂言官爭劾之式耜司票擬獨持大體謂鼎瀚大臣應令自謝全是鼎瀚專恣式耜復諫止之陳邦傅自稱廣西世守式耜責之曰今日功進五等尚未裂土海內剝削止存粵西一隅爲駐蹕之地楚滇數十萬官兵皆仰衣食動稱世守豈老成謀國之所爲乎式耜身雖在外朝廷大事必力爭之且言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不同於諸臣一切大事故以死爭四月元子慈煩生王化澄請立爲太子從之大赦初李成棟旣下兩廣收各官印五十餘顆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某故成棟破松江時所得妓也揣知其意因朝

夕恣奉之勸其復扶明室是月三日侍酒復以言挑之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耳妾曰公果能反清爲明妾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以成公志遂自刎成棟抱屍大慟曰爾爲女子乃忠勇如此我儼然丈夫顧反不及爾乎卽具衣冠南向再拜以總督印具疏上永曆君御駕使洪天擢等齎至南寧十日入見舉朝驚喜然不敢信越三日成棟再具疏使沈原宥齎至君大喜命司禮贊天壽吏部侍郎吳貞毓報之以王化澄爲大學士朱天麟爲禮部尚書天麟初隱先平山中太監王保入山採木天麟厚歎之保薦爲相天麟又求陳邦傳荐遂有是命然天麟猶以不得相爲怏怏復營弟天鳳爲給事中長子日生爲御史掌河南道事次子月生爲中書舍人又募鄉兵四五千持鎗揭旛隨侍左右曰爲他年出將計人皆笑之閏六月十日駕發南寧值急流兩日夜卽日

至潯州時陳邦傅據潯太諸府名爲明守然設官征賦皆自擅以蕭琦
不遣兵護衛發石碎其舟琦驚悸而死邦傅挾君入城創行欽劄用御
寶授官與吏兵部不相關會尙書總兵劄可值百金若知縣都遊等則
賊懼之矣先是五月考貢凡村童山叟稍能搦管知書者皆自稱山西
等處生員以地遠莫可驗也曳裾就道彌漫如蟻旬日間悉列六曹名
器濫觴識者已知其必敗矣然而境外不知成棟旣叛江西總兵金聲
桓亦據南昌反遣使上表降於永曆瞿式耜聞永曆君東還疏言事權
宜專號令宜一今當駐桂林遺重臣慰勞成棟東方之事悉以委之
令成棟出南雄定江西臣等出全州定湖南如此則中興之業可計日
致也若委身成棟則中外大柄必悉歸之天子徒擁虛名桂林人心易
涣臣竊慮之凡四疏皆不聽七月以朱天麟爲大學士駕發潯州晦日

至肇慶李成棟出城百里迎接八月朔奉永歷君入行宮宮中儲銀萬兩以備賞賜其他衣飾器用亦皆略備時雖有三相然每事必先白成棟而後奏行成棟性雖剛忍而亦樸訥無喜色無驕語內外文武皆畏敬焉上命架壇拜之成棟辭曰事在人爲耳奚以壇爲乃止成棟念妾不已必欲得當以酬其志卽上疏請出兵且曰南雄以下諸臣任之庚午以外臣獨肩之十二月揭兵二十萬北出南雄以袁彭年爲左都御史彭年故明進士初附周延儒及延儒敗首劾之得免尋歸本朝督學廣東嘗出示云金錢鼠尾實新朝之雅制峨冠博帶乃亡國之陋規時人莫不笑之至是復從成棟歸明驟躉總憲於是廣人皆思進用其經出仕者不曰勤儉則曰隨駕其未仕者亦詭稱原任以晏清爲吏部尚書張鳳翼爲修撰兼兵科給事中張佐辰爲文選司主事下至屠

販娼優書門皂役皆列朝班然拜立無儀衣服乖制有鶴補而角帶者
有金帶而雀補者有快靴而衣四雲大紅石青綵者其相遇於朝房道
左亦各不舉手爲禮 李成棟旣出袁彭年自以爲反正功第一謀專
朝政成棟有養子名元允以其蠹莽不任軍事留使守家彭年極其崇
奉以內外權屬之挑其喜怒以作威福由是政事益乖人心益貳時吏
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卿潘曾緯廣東提學道李綺兵部尚書曹華工部
尚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爲成棟所親愛皆來自廣州爲一黨閣部
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晏清吳貞毓六科吳其雷洪士彰雷復得尹三
聘許兆進張起等皆南蠶隨駕之臣爲一黨禮部尚書吳環左副都御
史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
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員中施召徵禮部郎中徐世儀光

祿卿陸世廉太僕卿馬光皆客路廻戀之臣爲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主事吳以連科道李貞高賚明太僕少卿楊邦翰職方司郎中唐元樹皆廣東本省人爲一黨彭年且逐且招趨附之徒不知有君但知成棟然成棟遠元允近元允之親幸不必彭年之指揮不敢違於是元允之門如市登其堂望其闕者不啻龍門每當朝東班趨入西班牙歎元允東班爲之一空元允暴戾狂率客至不揖去不送而在廷甘受其侮皆袁彭年督制之也十月十日元允奉成棟計夜殺夜養中威權愈盛值元允誕日廷臣呼嵩上壽公分之外有私分私分之外有私公分私私分肇慶士民作假山圖五虎號謂之假者賈也元允本姓賈故繪假山一座下列朝貴數百有首戴之者有手扶之者有肩背負之者有木杖支者有仰望者有遠聽者有指點而言者有驚懼退避兩手掩

耳而走者其山嶺黑氣一道直上入雲霄爲蒙蔽之象五虎首袁彭年
爲虎頭丁時魁爲虎尾蒙正發爲虎爪金堡爲虎牙劉湘客爲虎皮而
成棟不知也二十四日成棟至贛州守將請降會日暮營於城外中軍
董大成潛洩其謀城中遂思變計又次日遲明成棟臥未起聞城上有
呼大成者知有變卽披衣跨馳疾走梅嶺時成棟兵分爲十大營俱以
親將楊文甫等統之成棟旣遁諸將相繼奔還成棟怒手刃文甫等然
已無及矣軍資器械悉棄於賴軍士還嶺者止百餘人成棟大慚不敢
還肇慶乃趨廣州收集民兵爲再舉計報聞舉朝不以爲意間有隱憂
言及守禦者共指爲愚惟爭封誥乞陞遷而已授牒於通政司者日以
千計吏部堂前如深林曉雀然廣東全省官非奉成棟名者不得擅授
桂林平樂則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爲政潯南思太則陳邦傅爲

政吏部所以副陳乞之望者第給一空劄而已十一月吳貞毓諭駕幸廣州瞿式耜聞之使劉遠生面陳不便狀上卽命遠生至廣州勞成棟成棟已修行宮謀迎駕矣遠生曰若車駕駐此則爵賞誅罰人必疑其有私不可不計成棟乃止又上疏謂粵西已定瞿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勞於外乞召還君從之式耜疏書兩粵稍寧方圖恢復臣不敢辭難而卽安因乞骸骨不許十二月成棟再舉出師至滇陽峽忽見所殺楊文甫引弓射之不中驚悸墮水左右救起情意恍惚遂不敢踰梅都駐軍信豐初永歷君在南陳邦傅有降表達成棟心惡之至是言官希旨共攻邦傅而金堡尤切順治六年己丑正月邦傅上疏罪狀金堡時朱天麟票擬曲庇邦傅嚴起恒久欲擠之卽以其事激言官於是丁時魁等十六人直入彤墀大言強臣籍言官口唐室藩鎮之禍將

成且曰我等皆去矣遂以冠帶擲廷喧嚷而出然時魁等恃有李元允
在非真欲去也帝聞大懼遣捧茶茶傾於衣次日命元允詣各科道衛
門諭以照舊供職朱天麟卽日放歸召何吾驥黃士俊爲大學士 王
師進討金聲桓圍南昌聲桓屢出兵逆戰久之不能克至是城陷斬其
驍將王得仁聲桓赴水死 何騰蛟檄各路鎮將統兵集湘潭規復湖
南自五年四月以後如永衡郴道全諸府州縣騰蛟以次克復三王班
師在途慮有變以計設宴取劉承允及其家屬盡斬之至是騰蛟大舉
調兵數十萬分道並出先遣馬進忠等圍長沙墮其城楚中告急 本
朝命烏金王率兵至楚直逼湘潭進忠初勸騰蛟出城以避敵鋒騰蛟
曰吾同將吏數載經營得到此地今若一出不惟湘潭失守湖南郡縣
勢必俱失今惟以死殉國身後事聽天可也進忠不敢強二月十二日

遂與烏金王決戰騰蛟兵敗被執王始勸之降不從既而多方優禮以
誘致之騰蛟卒不動王知其家屬幼子前爲劉承允所獻給養武昌遣
人取至冀回騰蛟意往返二十日騰蛟已絕粒不得死王曰在彼亦忠
義大臣早成全之可也乃殺之而聽其眷屬爲尼騰蛟有舊將時爲僧
者請其屍而葬之於湘潭之南事聞永歷君爲之震悼輒朝贈中湘王
圖其像親祀之至爲下拜廢子世襲定興伯是月平南王尙可喜自江
西入廣李成棟聞之急趨贛州贛州守將密使人語成棟曰大路已有
伏兵公當從小路至我以城降二十六日成棟進兵疑其紿已仍從大
路往夜半先發砲手三百戒之曰前行遇敵卽發砲我當急救不遇則
否旣而果遇大兵至炮暴雨驟至火皆滅三百人悉死成棟不
知從容而進遲明忽遇伏發皆驚潰成棟策馬渡澗溺死三月七日成

棟敗報偕騰蛟敗報同至舉朝震駭官民逃徙者晝夜不絕羣臣以成
棟旣敗元允不足恃卽具疏請重朝廷抑奔競微斥袁彭年彭年大怒
上疏自辯且曰臣若以鐵騎三千鼓行而西今日君臣安在永曆君大
懼對廷臣流涕而已詔瞿式耜督師兼理江楚各省兵馬式耜在桂林
裕財賦練士馬凡一才一技皆羅致麾下每言人才凋落殆盡其重趼
而至者非忠義之士卽功名之人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卽用之
於邪豈可驅以資敵故時人以桂林爲樓下然式耜固名家子世居常
熟其東臯園水竹之勝甲於江南至是倣而營之名小東臯知時事已
不可爲日與遊客飲酒賦詩亦無經營四方志矣六月袁彭年母死
不守制揚言於朝曰吾家世受國恩當以死報豈可因事退避以私害
公其黨和之以爲國爾忘家宜爵五等馬太后惡之宣言丁娘不守制

是何制度彭年不得已乃挾重資而去七月堵允錫與孔有德戰敗奔還肇慶其部將高必正亦自蜀還梧州胡一青自永州退屯榕江本朝遣人招瞿式耜式耜不從使一青屯全州然兵民罷敝勢益不支永曆君詔羣臣括銀以餉之八月何吾驥黃士俊皆告歸時閣臣不與軍國事惟司票擬票擬拂情則羣臣哄然而起閣臣袖中往往備一底簿示之譏云內改日出拜客殊甚煩苦惟嚴起恒耐之故其相獨久堵允錫請餉詔以學道李綺餉生銀三千兩給之李元允不可允錫軍乏食遂肆掠允錫不得已辭赴潯州縱酒色而死以杜允和總督兩廣專守廣州十月追封李成棟寧夏王金聲桓南昌王設壇致祭召揮淚親奠悲動左右衆頗踴躍思奮時又得吳三桂反正密疏咸謂中興可期然廷臣方以考選考貢朝夕納曉如恐不及長洲伯王皇親新梨園班

成諸臣無日不燕會會必徹夜無一人以軍國爲意者時宮禁湫隘不
踰千舍侍女寥寥亦皆幼蠶內侍夏國祥以數十金購一歌舞青娥髮
方覆額未一月竟赴池死每日供膳賞賚止二十四金君度頗弘大遇
有報捷者必賞數十金內侍值日者甚苦之行宮與高要縣署並峙中
隔一池以土壤其半君日與內侍騎射其中多命中寵天壽置御營兵
十營每營僅十人養兵之費皆出天壽以備護衛上頗賴之順治七
年庚寅正月朔平南士帥師踰梅嶺克南雄韶州守將羅成耀棄城走
八日輯至舉朝驚竄武弁肆行殺掠朝臣晏清丁時魁等皆被刦九日
永歷君登舟避兵金堡力請固守瞿式耜外上疏曰粵東水多於山敵
騎不得野合自成棟齋順兵賦頗饒內可以自強外可以禦敵且聚慶
去韶州數百里乘城固守勤王之師必集何至朝聞警而夕登舟乎君

不聽遂西行兵民沿途劫奪文臣無完膚式耜再疏請留駕已達梧州矣先是李元允索與陳邦傅相輒故不敢西其黨又皆失勢御史程源歲久不遷恨諸人切骨至是具疏參之二月朔詔逮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劉湘客付法司拷問追贓旣行刑堡呼二祖列宗餘則叩首乞命而已式耜疏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不宜濫刑且言詔獄追贓乃魏忠賢鐵錄故事豈可踵而行之不聽皆論戍初杜允和聞王師過嶺即同三司江標等登海舶俟敵至卽遁月餘不至復入城爲守禦計三四日大兵至廣城廣城東南距珠江北城濠外有三里坊田人馬不可站立惟西一帶爲山麓允和列兵守之大兵不能進引還四月孔有德復逆兵全州胡一青退屯榕江瞿式耜使簡討孫昌文至梧州見君且言民貧兵弱勢不可支五月聚屢守將羅守誠叛李元允設伏誅之時

永歷君舟居嚴起恆製一牌坊額曰水殿送上御舟值八月望率羣臣表賀以兵勢稍緩再行考選略似人形者皆列銓司科道董事驥以御史謝恩叩首不起殞於御舟朱士焜以吏科歸省遇盜而死潘國觀銓部朝見尚無官帽以便履行禮亦遂奪職論者謂得之非分故天卽敗之九月靖南王攻廣城杜允和出兵拒戰再戰皆勝永歷君封允和爲豫國公十月十日永歷君誕辰允和率文武屬官望闕遙祝西城守將范承恩本隸人目不識丁有呼爲草包者承恩唧恨遂潛逆靖南十一月朔王師進克廣州允和航海去袁彭年率先投誠哭訴當年迫於威棟後則着着爲大清此心可表天日衆揮出之何吾騁黃士俊等皆乞降時有嘲士俊者有君王若問臣年紀報道今時方蘿頭之句蓋因士俊於崇禎末年已八十二曾膺存聞也五日孔有德至榕江守將

胡一青等敗走各兵奔潰不可禁止瞿式耜知事不可爲整衣冠坐署中總督張同敞入見曰事迫矣公計將安出式耜曰封疆之臣有死封疆而已同敞笑曰公言是也敞請共之命取酒對飲家人泣謂出危城號召諸將再圖恢復式耜叱之出次日城陷式耜同敞俱被執見有德以死自誓有德命幽之七日永歷君聞桂林失守移舟西上未五里爲亂兵所掠從官皆散去招呼之不應王化澄等恐棄妻子跣行求食君幸達南寧惟歲起恒馬吉翔龐天壽三人班荆對泣而已閏七月十七日式耜同敞俱殺於桂林市式耜有絕命詞曰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頑絲猶帶滿天香臨刑時雷電大作遠近驚異金堡上書有德請葬二人江人楊藝爲具衣冠斂之平南王攻陷肇慶李元允死之八年辛卯孫可望挾永歷君入雲南駐蹕於

龍安所一切軍國大政皆可望主持境內莫知有君語詳前卷九年壬辰時定南王孔有德鎮廣西李定國悉銳攻之連破靖州沅州武陽州湖南震動有德發兵迎敵輒解甲降如是者三四次調遣將盡有德大怒親帥師決戰於嚴關敗績退保省城定國築長圍困之有德料乘城將士僅八千人氣衰不振七月四日城陷有德自經死家屬一百二十餘人皆遇害有女曰思貞年十七單騎突圍出奔京師上疏言其父死難及續順公沈守忠頓兵不救狀世祖憐之將冊立爲妃知先許字孫延齡乃止至康熙元年遣回給配將軍孫延齡是歲九月定國自廣西出師破衡州楚粵響應號令所及方數千里不復奉可望約束可望則率白文選張虎由沅克辰州使人促定國進兵定國亦不聽十一月本朝敬謹王帥師至湖南并力攻衡州與定國戰於城外三晝夜定

國兵敗王遽率精騎追之爲交鎗所中王歿于陣定國倉猝中亦不意
遽殲主帥亦退入武關州可望召之亦不聽順治十二年乙未李定
國攻新會爲朱將軍所敗僅存殘卒二千十三年丙申正月定國奔回
安龍未至孫可望慮其挾永歷君以自重遣白文選葉應禎促駕移黔
合宮慟哭文選亦爲淚下不敢相逼及定國至卽挾乘輿以往可望謀
奪之復遣文選至曲靖文選與定國合謀護駕時劉文秀與王尙禮王
自奇賀九儀等在滇居守聞君將至佯與尙禮等議城守私從數騎會
定國於途曰秦王之爲董卓我輩素知之但恐誅卓之後更有曹操耳
定國指天誓日以明無他文秀卽引駕入城詔封定國爲晉王文秀爲
蜀王艾能奇子承業爲鎮國將軍管延安王事白文選爲榮國公王尙
禮爲保國公王自奇爲夔國公賀九儀爲保康侯又以定國舍人金維

新爲吏部侍郎兼都御史翼銘爲兵部侍郎馬吉翔善彌縫以文安侯入閣辦事遣文選召可望於黔令以鑑擅解滇以兵馬交定國命文秀經營川廣可望大怒然以妻子在滇不敢逞志肆逆也 順治十四年丁酉永歷君遣可望妻子歸使張虎送之令從中開導虎以不得封侯爲憾反謂可望曰滇人欲謀國主令我陰作刺客許我事成封王可望信之又有方于宣者朝夕勸進謂可望子微琪曰異日進登大寶吾乃顧命元勳也識者嗤之從可望敗錢邦芑以詩誚之有秦宮火後收餘集獨見君家勸進書之句是時可望妻子旣全無復顧忌卽聲言永歷負義定國文選謀反奪白文選鞏國公勅印其下馬寶馬惟興與文選密謀反正詭言於可望曰白文選受恩有年前在滇受封屢辭不允誠出無奈今若重加爵賞用爲總統必感恩圖報可望然之復封爲討逆

郡王總統兵馬八月勒兵十六萬謀犯雲南旣望在普定誓師各營送
者紛紛稱賀旣而私相語曰此行且弑逆矣何賀爲可望又以濁雙禮
守貴陽自與文選同趨交水九月十四日馬吉翔自請視師同定國文
秀至三坌距交水二十里十五日文選奔入定國營定國卽封爲鞏昌
王時可望在白水聞之欲引兵還馬寶馬惟興曰失一文選何足爲重
輜乘銳前進可以得志可望以爲然密遣張勝武大定馬寶等率勁旅
七千由尋甸間出嵩明州潛入雲南仍自帥大軍至交水索戰欲令定
國首尾不相救也十八日馬寶遣人密告定國且請明日卽進兵惟興
等爲內應若稍遲數日則張勝必破雲南事不可爲矣十九日可望旣
遣張勝等方臥帳中定國大軍已集交水濠外惟興令軍中俱放空鎗
文選等乘勢突入中軍可望兵大敗止存五十餘騎奔還貴州次日定

國使文秀文選道之自還雲南至潯水潭馬寶迎降惟張勝率兵直抵
雲南城中無備王尙禮方謀內應會沐天波所覺拉之入朝得不發張
勝遂燒城門外民居定國聞報亟回遇張勝擒誅之王尙禮仰藥死武
大定遁去可望還過普定守將馬進忠閉門不納令城上發砲擊之或
曰此國主也進忠曰國主誓師而出計兵十六萬今止有數十人此必
是賊可望大窘急趨入黔二十九日至貴陽馮雙禮又揚言追兵已迫
促可望護家屬先行已爲後殿十月三日可望乘城走雙禮虛掩其輜
重與邈忠等俱歸雲南可望至賓慶遣楊惺來乞降於本朝經略洪
承疇承疇奏聞朝廷欲寵異之以招徠定國文秀號也特封可望
爲義王送至京師可望旣降其所部將卒皆歸定國定國以黔蜀辰沅
諸鎮將皆可望所設悉調至雲南驟功罪封馮雙禮爲慶陽王馬進忠

爲濮陽王馬惟忠爲淑國公馬寶爲懷國公賀九儀爲廣國公餘皆進爵有差其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侯王會荊江伯張光翠等以黨附可望降級有差凡君之左右皆易以定國心腹

外史氏曰世之將治羣奉眞主以開創大業及其亂也羣挾帝胄以恣肆一方奉則盜賊胥化爲名臣挾則強臣相率爲盜賊項羽之立義帝王匡陳牧之立更始王世充之立越王侗彼豈眞有故主之思哉不過假其名以愚天下而自逞其欲耳有明之季正統相承者二百年
皇清代興聲教未及覃於南服丁魁楚封疆重臣立永明王以爲主保固兩粵以延明祀亦人臣之誼也使能與瞿式耜輩戮力同心輔其主以親賢遠佞政教兼修德威並振以守四封則趙佗且長世於漢代錢俶猶綿祚於宋初况帝孫王子乎其如立君之後惟賄是求爭封誥

鬻百司紛如林雀而德刑兵政悉置等閒以致將士灰心英雄解體聞敵卽避遇兵則逃名雖爲君實與流離瑣尾之民無異魁楚其罪之魁與當時惟瞿式耜何騰蛟堵允錫董曠焦璉數臣猶有經營憂國之志其如政本先擬武臣肆橫君且刻不自保將何以鼓行間之氣一任事之權乎永歷君自順治丙戌守府以迄丁酉數年之間劉承允挾至武崗陳邦傳挾入潯州李成棟挾之肇慶迫孫可望挾而置之安龍則幾於囚縛矣支米稱負情由責具雖侯景之困梁王高澄之毆魏帝不是過也幸李定國出君於險挾之而走雲南觀其初未必不爲曹操而究其實乃遠勝乎宇文故同一挾主也承允挾之以居奇邦博挾之以市賄成棟郊迎供頓猶修人臣之禮若可望者直欲借皇家之命討以鞭策羣力視君不啻如弁髦斯眞合董卓朱溫而兼其惡矣定國與可望

同起寇盜獨能以臣節終雖 皇威遐播率土悉臣定國終不能苟延
明統於一線然以視劉陳可望其得失如逕庭矣式耜騰蛟輩一介書
生竭力以事衰孱之主而奔命於驕兵悍將之間猶能勉強支吾綿數
年之國脉成棟仗 典皇之威下吳越如席卷收閩廣若振落可望假
弱主之號羣雄頗首以聽命徒黨懾息而傾心及其叛君背主一朝而
亡勢同冰釋可望之不死特智耳何平日智勇至此而忽喪耶蓋忠信
眞誠可以格神而感人詐僞倖力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也人臣之
懷貳心者其盍以成棟可望爲鑒諸

續編綏寇紀略卷四

梅亭葉夢珠濱江纂輯

緝甸散

先是郝永忠之亂永歷君被刦出桂林城入南竄四月由州吳化等土官來朝巡司皆陞爲知縣知縣爲知府且有加道銜者羣臣多曲意奉之曰此他日南道主人也是時諸臣便有入依土司之意兵部尚書蕭琦上疏陳十不便乃止此順治五年戊子歲也至十五年戊戌本朝命平西王吳三桂與定西將軍墨勒根蝦由四川靖寇大將軍羅託由湖廣征南大將軍趙布大由廣西期於二月二十五日三路進兵共取貴州旣又遣信郡王多羅自都門起貴州仍分三路進取雲南羅託還駐荊州時三桂屯漢中由沔縣戴安寧羌至朝天驛順流而下三月四

日抵保寧集舟艦載軍糧以重慶水陸交衝請增兵五千以程廷俊爲
重慶總兵七日過南部西充十四日至合州州有江自陽平合瞿河而
下江西甚闊水勢洶湧王師跨馬而渡重慶總兵杜子香望風奔潰王
師遂由銅梁壁山進發四月三日克重慶使人招原任總制楊喬然喬
然仲築而卒時川湖中如房竹歸巴大昌大寧則有塔天保郝搖旗李
來亨袁宗第黨守素賀珍施州衛則有王光興長壽縣則有劉休純譚
詣譚宏譚文向希堯達東則有楊秉允徐邦定等結連嘯聚俱未歸命
三桂乃以嚴自明領重兵鎮重慶與程廷俊協同固守大兵遂渡黃葛
峽嶺反坂懸厓素稱絕險李定國先遣劉正國據險拒敵二十五日大
兵抵三坡正國自水西奔回雲南於是自桐梓至四渡站守將郭燮等

皆來降三十日大兵克遵義五月三日進至新站烏江十一日襲破楊武大於開州倒流水於是水西宣慰使安坤酉陽宣慰使冉奇鏹蘭州宣撫使奢保受等皆降興寧伯王興亦來降三桂賜以盛甲名馬踰於常格七月二日譚詣譚宏譚文政重慶不克詣宏與文有隙共殺文來歸本朝封詣爲向化侯宋爲慕義侯然三桂終以重慶爲憂使川撫高民瞻駐重慶又調建昌總兵王明德協守檄嚴自明德到日卽領所部赴遵義二十八日墨勒根蝦病卒趙布大與線國安取獨山州時多羅亦入貴州境約三桂議事三桂自遵義赴之十月五日會多羅於平越府之楊老堡遂與經略洪承疇等共訂師期永歷君賜李定國黃鉞自副將以下不用命者並得軍法從事命同馮雙禱等扼盤江河據鵝公背經營貴州又使白文選同鎮將管名望等守七星關進抵

生界距遵義數十里率制王師以應定國三桂聞之兼桂還遵義十一月十日統藩屬十四旅將士及援剿總兵沈應時馬靈等自遵義出師十二日文選自生界退守七星關關極峻險兩山壁立水勢洶湧號天生橋三桂在遵義時細詢土人已得問道十二月二日營於水西苗裸不啻所向次日忽由天生橋小路抄烏撒軍民府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大驚棄關走可渡橋又焚橋走霑益州定國見多羅自貴州來亦退守盤江河連戰於羅炎河涼水井皆敗又聞趙布大將至遂率大軍奔還十五日奉永歷君至永昌文選亦自問道奔行營定國留文選守玉龍關蓋永昌之要道也三桂至烏撒收降文選餘衆卽渡橋可渡橋出交水路會多羅趙布大於坂橋貴州悉定馮雙禮狄三品等自金沙奔四川之建昌衛三桂發檄招之且密授三品方略使諭川南諸將歸附時

王化龍守茂州

卽唐維州

獨不降三桂發兵攻之力屈被執竟見殺同知唐

天顏亦不屈而死化龍所乘馬見化龍死亦悲嘶跳躍而死四川悉平

十六年己亥正月三桂等攻破雲南公侯將軍胡一青等土司總兵

龍世榮等皆迎降多羅留駐省城平郡王多羅貝勒尙善代領其衆同

三桂等進兵八日三桂克取羅次縣移檄遠近招撫雲貴之未降者二

十八日克嵩明州各兵盜掠楊林所丁氏女不屈而死二月二日三桂

與多羅趙布大三路進兵九日破鎮南州與布大襲殺總兵王國勳等

於普明追至瀾滄江定國遣人燒燬鐵索橋三桂督諸軍編筏以渡十

五日定國奉永歷君奔騰越州十八日三桂陷永昌二十一日編竹筏

渡瀘江江面不甚闊然水氣甚惡自清明至霜降有青草瘴涉此水者

雖土人亦患之過二十里有磨盤山山勢屈曲僅容一騎定國築棚數

重左右設伏使衛將軍斬統武孫崇雅護駕奔塞外自帥大軍伏磨盤山以待敵從四十里外橄欖坡炊食送之伏處絕烟以示無人俟七日山寒食冷銳氣半消而三桂等多遣間諜或僞爲逃兵以投定國中書盧桂生潛出以定國謀告大兵入棚先多發大砲以驚起伏兵而選精銳奮擊之定國兵自相蹂踐泰安伯寶民望右都督玉璽等戰死前軍潰定國憤甚發後兵決死戰王師敗績退屯潞上時定國雖勝度前軍已潰且奸人在敵輸情恐生不測勢孤莫支遂整旅出騰越二十四日三桂陷騰越州次日過南甸窮追至孟邏邏外一百十里爲雲南迤西界卽三宣六慰絇甸矣絇在滇之南自騰越州一百二十里至南甸二百里至於崖又九十里至蓋達三百里無人烟至龍勘司卽蠻漠下水千里順流至阿瓦城乃絇甸都城也金沙江黑水西城入海是日永歷

君至於匪軍士尙未食將軍楊武引敗兵至營各營俱敗遁兵已迫君倉猝前行并無嚮導不知所往四面火光燭天彼此不相顧東西奔竄至天明仍在於匪營崇雅來乘機劫奪且多挾宮人從他道去凡文武行囊多被擄掠獨馬吉翔挾重資及中官李國泰一無所失二十六日斬統武亦遁去二十八日駕入緬境緬甸故西南徼外屬國舊同土司隸地雲南黔國公沐天波緬人素所屬服也天波見敵至日迫雲南不能駐蹕而緬甸險遠陸絕一隅追兵未必能及可以暫託徐圖後舉君然之命天波先同總兵某往緬甸安撫諭以車駕將入境避兵徐圖恢復之意緬主許之至是永歷君至銅壁關緬人請撤武備而後入從官不可在駐龍崗司而緬主遣人同天波來迎駕貢獻頗有禮駕將入緬天波與皇親王繼泰太監李榮貢謀奉太子進茶山或可調遣各營太

后不可三十日忽遽就國二月朔到河但有供御四舟從官無舟可渡
緬人請緣道陸行可以前與舟會於是同行者文武士卒一千四百七
十六人馬九百四十餘疋六百四十六人從舟餘皆陸行初四日吉翔
國泰倉猝奉君渡河太后自後至怒責君曰母亦不相顧耶初六日起
行計程五日可抵阿瓦城乃故爲徐行十八日方至井梗緬官阻止二
十一日緬官報我兵四路來請勅止之議差勅使羣臣各自推委都督
同知鄧凱請行行人任國璽办願同往翔恐二人宣其過惡復阻之會
報各晉已去乃止二十四日緬王來請大臣過河議事時差馬雄飛郎
昌琦去不見緬王但通事傳言皆神宗時事因須去勅書與神宗勅寶
相對略異疑爲假及出沐國公印對同方信蓋緬國自萬歷二十二年
有內亂來滇請救不許遂絕貢矣 白文選從陸路於二月初五六先

至阿瓦城廻駕不遇居數日焚掠而去十七日陸行人等始到車於阿
瓦對河去城五六里緬王疑曰此豈真避難來依耶乃設計以奪我國
耳發兵追之大破文選軍不復廻駕三月天波與蒲縵王啓龍等謀曰
緬人益勢嫚侮不可深入宜取道護勒沙孟良等處別計議矣吉翔曰
如此則我不敢與聞惟將主上三宮與若輩衆默然於是知吉翔與緬
人私有約也旣而東閣大學士張佐辰扶綱戶部尙書龔舜兵部尙書
孫順侍郎萬年策尹三聘錢邦芑少卿劉泌翰林劉蒞兵科胡顯貴州
布改使朱企鋗淮國公馬寶叙國公馬惟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吳
子聖宜川伯高啓隆公安伯李如璧陽武伯廖魚都督王朝欽總兵單
大徵等一百七十二人先後降三桂狄三品齋馮雙禮印綬楊武奉太
后金璽俱親詣軍門投納惟通使朱蘿金吉翔中軍姜承德死之邦芑

素與唐王善王敗歸永歷巡按四川值可望亂祝髮爲僧可望召之不至會馬惟興等圖反正乃出受官同謀誅可望陞都御使雲南既破與君相失復入鷄足爲僧至康熙十二年癸丑始卒 二十三日大兵歸雲南延長伯朱養恩總兵龍海陽吳宗秀自四川嘉定州至王安等自四川建昌至廣平伯陳建咸寧侯高承恩將軍郝承裔等自雅州至寧國侯王友進總兵杜子香陳敬賢等烏撒土知府安重璽景東陶斗等暨各土州縣相繼來歸雲南盡入版圖矣四月二十四日平西王吳三桂等上奏全滇開闢又爲馮雙禮請待以不死封狄三品爲抒誠俟餘皆進級有差又發帑金十五萬使尚書覺羅伊圖等賑濟滇黔旣又有旨釋於所掠婦女然而官兵隱匿上下相蒙求其奉行者絕少而淫掠如故也四月蠻漢又報有泡駕官兵銳不可當急請勅止馬吉翔使

吏部考功郎楊生芳錦衣衛丁調鼎見緬王撰勅諭隘官云朕已航海
後有一切官兵可盡殺之蓋吉翔正欲拒定國文選於京外且以結歡
於緬王也五月初四緬王差多官備二龍舟鼓樂始來駕駕初五日離
井梗初七日到阿瓦城隔河駐蹕初八日到者編竹爲城蓋竹房十丈
間以百兵爲護衛文武諸臣自結草舍以居緬人進貢甚厚上亦頒
之緬人不受曰俟稟過王子方敢受王子者卽緬王也緬人男婦每
往來行宮貿易如市文武大臣皆短衣跣足入其中笑謔誠地坐譖謔
見菜菓之新者爭相奪取緬人熟視笑曰原來天朝規矩如此而歎服
其國家得乎行人任國璽疏請設官巡衛而諸臣各結姻伴博棋牌
陸張燈設宴終日嬉遊全不以遜荒爲恥緬之君臣無不目笑而心服
之八月十三日緬酋召沐天波往見時各蠻來獻故名天波雲南以爲

聲勢天波亦跣足以臣禮見既歸泣謂衆曰我之折節爲保全三官耳
非不欲抗志與爭恐寄宇下勢難奮飛故也禮部楊在輿等劾天波辱
國嗚呼以上公元老而北面稽首於蠻酋辱誠甚矣獨不思天王之胄
而寄托于炎荒寃非辱乎事勢至此不實求去辱圖榮之事而尙虛爭
貴賤之體高談內外之辨其孰聽之窺其意亦明知彈劾之無益不過
聊存吾說以示王臣之貴不可屈於百蠻之下如夷齊之諫周武延年
之劾霍光事雖不行俾伸大義於天地間爲千古生色耳豈知其間時
勢不可同日而語耶且天波嘗爲可望報門官矣顧乃斥其屈身於蠻
甸是何異有狐之婦而責其畫立中庭人雖至愚能不粲然失笑哉不
揆其實而姑務其名有明三百年之積弊至此而猶不悟焉詩云其何
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與 九月十九日編入通鑑頒賜百官百官

請旨造歷時永歷君病足呻吟苦楚諸臣朝夕酣飲無一人以朝廷爲
念中秋夕吉翔國泰飲皇親家酬酒肆嘗聲遠御前上怒曰爾等縱無
君親亦宜稍知自愛豈得喧譁至此啓罷居近面華門開場縱博甚至
皇親與內臣爭裂冠毀服上傳旨諭之不爲止上怒命錦衣衛拆去朝
房東角啓罷亦不以爲意初斬統武之遁也以永歷君入緝奔告定
國定國慮夷情巨測萬既在緝而遽以兵入恐激而生變且各營妻子
輜重四散諸將士亦四散尋覓兵難驟集遂取道至孟定府間白文選
屯兵木邦以文選不協磨盤山之戰遂往會微諷其非且曰旣往不咎
且商目前皇上已入緝國聽緝王計發旨於銅壁關反拒我兵入緝若
必深入恐逼圍愈疑變生不測如皇上何我輩至此萬不能避敵兵隨
至無險可據又將焉往爲今之計莫若就近擇地屯扎招集散亡與敵

下相爲犄角再行聯絡雲南土司乘機以圖恢復卽不能復亦可藉邊
山固守差官人緝調回皇上與居緝國旣無驗擾之嫌且慮我等重兵
在外不敢無禮於皇上似爲妥便文選云殿下計極是但皇上旣入緝
中緝人多詐萬一生心我輩在外鞭長不及莫若我往保駕殿下在外
料理定國見文選異議遂不悅曰你要去保駕就將皇上交付於你我
便在外亦不妨遂別文選從孟定府過耿馬至猛緝屯駐各潰兵旣追
隨不及者先後來歸軍聲稍振威揚侯祿三昇孟津伯姵勇皆以本標
兵自騰越倣外來隨駐耿馬吳三省尋獲大營妻子輜重來隨定國
遇懷仁侯吳子聖將軍楊武等挾之同投平西王三省佯許出不意大
殺於潞江遂乘大營帶兵奔定國題定國移營孟連祿三昇不欲從矯
定國令轉入龍川虎喇地方誘魏勇連兵行途遇三省併擄之行定國

至孟連部諸龍江一帶招集廣國公賀九義暨白文選舊將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以所部來歸兵勢益振定國乃多造勅印偏結土司約爲己用以沅江土知府那萬兵強地廣可以藉力乃署萬爲總督於是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世土司沈永陽皆許爲內應事洩十月吳三桂擊沅江至石屏州土司沈世榮率其婿沐忠輝拒戰且告急於定國定國方整兵赴救而孟良酋長以定國至孟連恐入孟良乃糾衆蠻爲梗定國以患在腋肘宜亟除之遂移師討平孟良而沅江報至於十一月六日那萬閭室自焚其衆十餘萬皆戰死矣忠顯天波子也於時定國度各土司皆疑懼難合且休兵孟良招安夷目耕種納糧如郡縣例十二月朝廷命平西王吳三桂鎮雲南信郡王多羅等俱引兵還京順治十七年庚子定國在孟良部將賀九儀妻子在雲南三

桂令其妻作血書并遺貂裘等物密使九儀圖定國許以顯爵九儀得
書秘之家人語洩定國伏甲召九儀飲試以言出不遜語定國杖殺九
儀仍哭而葬之時定國遣總兵唐宗堯守磨乃使探外事宗堯惟掠商
貨轉售孟良牟利四方來歸之士悉收隸下以虛言歎之士亦旋各散
去無入孟良者故滇中事絕不聞而孟良去緬遠亦不知緬事日惟練
卒訓兵圖恢復而已 白文選自別定國卽由木邦至錫薄一作錫波所至
縱兵大掠聲達阿瓦阿瓦有二城中隔大江新城在江左緬王所居舊
城在江右緬主安置永歷君及隨駕諸臣於其中閔文選兵不戢請永
曆君諭旨諭之令勿進且云老皇帝避難我國有賓主之誼何故殺掠
我地方我不發兵亦全賓主之道耳豈國無人耶文選怒引兵下阿瓦
城將攻新城緬人無備以計給文選曰與爾國原非讐敵今老皇帝在

此我與王是一家王要此城我就相讓但寬三日我移居
帝與王居新城我令地方供應餉糧兵馬助王出取雲南俟老皇帝歸
雲南仍把新城還我豈不爲美文選信之退兵以待至三日後有內丁
薨姓覓失馬而至江濱見滿江船載兵甲壯士入新城急報文選
探確次日方進兵攻城城中矢石震發文選驚懼乘阿瓦走由景線景
邁向孟艮行緬人度其必合定國來乃聚糧修備以待新城三面阻江
一面憑陸乃掘地引水爲池內留隄三匝豎木爲柵通路出入爲戰守
計文選將抵孟艮遇定國遊兵知定國在孟艮亟赴會以緬人拒兵告
定國大驚曰當日不從我言今果然矣卽統大營同文選赴緬其張國
用趙得勝所部兵仍還文選 緬王又約沐天波相見天波不欲往緬
使曰此行不似前番可冠帶而往及至相見以禮乃知各營之趨衛者

已近郊也九月李定國具疏迎駕內有前後三十餘疏不知曾選上覽否諸臣在內只圖安樂不計若何出險等語不報各營兵趨衛者久候不得旨皆拔營去旬日後廷臣方聞及外兵繩官曰此輩並無君親在念恢復之期未知何日有潘璜者潘淇之弟年幼而心險能通繩語吉翔以女妻之令作誑語欺上今日報某營兵至明日又報某將軍已達某地上皆信而厚賜之廷臣多因之以求進御史郎昌期前在蠻舟吉翔荐其忠貞可任上賜金二兩使掌河南道任國望欲轉御史亦稱門生嘗謂人曰吾非爲官起見到臺下便可彈劾他耳識者竊笑之烏撒知府王祖望晉藩下人頗知醫皇后小疾召診用藥有效吉翔許以禮部侍郎吏部不知陞戶部祖望上吉翔門署罵奉旨再議改禮部乃止吉翔與國泰表裏爲奸嘗上言大臣已三日不舉火君不信次日

合奏於上上怒擲傳國金璽命掌庫監李用碎之用叩首曰臣萬死不敢碎及明日二人竟碎之分給各官上怒罵曰汝輩欲收門生乃借國寶作人情散給無恥之徒耶然亦無可如何也吏部尚書鄧士廉年老性懦惟吉翔命是從希望大拜所居去行宮僅數武惟事酒色終日浪飲其弟雄飛助之爲惡諸事不先白不行與吉翔堵楊在等大肆威福任國聖嘗奏請東宮開講有旨秋涼舉行國聖又取宋末事纂成一書名曰集要上之吉翔以其不先白已憾之君方一覽國泰卽袖出其肆圖類如此東宮典聖李崇貴性忠鯁每謂人曰歷朝帝王都壞於吾輩東宮年幼不迪以正道惟聲色貨利是務後來正位昧於治理奈何蓋因吉翔國泰而發也十八年辛丑二月十八日白文選疏言所以不進兵直抵阿瓦者懷投鼠忌器之慮恐絶人卽肆毒於皇上故也又言

須縕人自送駕出方爲良策君答以聖書云當以奇兵來救切囑切囑時相去六七十里已造浮橋旦夕可渡縕人急斬斷之三月有謀奉東宮殺吉翔國泰以逃者既而不果四月定國文選合兵至縕由洞歸見江上多船知車駕在舊城初欲分兵迎駕而自率兵抵阿瓦新城旣又計新城破縕人當自送駕出乃不分兵而徑趨新城遣使謁王求還車駕則從此結好縕人答云你王避難來我國我是恩人前有一野王子來反將仇報殺掠我地方要奪我城池你主在我家尙如此若還你主更不知如何做出來你要攻城亦不妨兩年三年皆可只是你們水土不服兵亦有減無增我不怕使者回報定國亦知城不易破隔三十里座屯兵於內明口木城內兵又向外立木作城出昨日木城內兵以實

之如此漸逼定國營一日忽大發兵索戰驅象而前定國前軍不利急
趨文選橫衝擊之皆殊死戰緬人大敗緬兵復入新城堅守不出五月
天炎定國亦利息兵陣獲緬將如國老等亦善待之仍遣使告緬王俾
送駕出不聽定國決策渡江及探洞廓無船乃遣都督黃某丁仰柳帶
兵屯阿瓦上流造船緬人聞船工將竣大發兵與定國戰而別遣兵搗
船廠黃丁乘船走永昌緬人焚船而去大隊與定國戰者又大敗退入
新城云戰不利只宜堅守定國聞黃丁失守船俱被焚遂發兵四出捕
糧爲圍困計凡三月粒米不入水路難通緬衆飢窘至煮皮盛以食定
國諜知又遣使請送駕出自不爲難緬王云要你家王子遠擇一處住
下我方送老皇帝出來使回定國與文選議且將機就計復進洞廓造
船斷糧若不送駕出就彼渡江廻接仍攻新城使彼不能相應庶可

成事遂退師洞鄺凡行營例定國文選各前行三日時值文選在後其
部將張國用趙得勝忽生異志鼓動一軍夜劫文選於臥帳中挾之上
馬文選驚問其故張趙等對曰大事料已難成再入瘴地徒死何益歟
下要隨晉王必欲效賀九儀耶趙此軍馬出雲南邊上何地不可安身
文選不可言未畢而傳砲起程矣文選度不能禁遂上馬行夜退走七
十里比天弱定國覺命其子嗣與卒兵尾其後誠弗與戰定國亦緩隨
之文選前行張趙斷後至鐵門限議曰晉世子帶兵蹣後連日行急人
馬俱困今就此山勢與之一戰使其回轍我等方可前行張趙遂阻山
上嗣與方引兵上山見矢石交下嗣與大怒馳戰時定國已到飛令其
子罷兵因大慟曰文選強要入緬激壞大事我費盡心力共圖接駕不
意他忽然變計我將謂其一時錯念故使爾隨之尙冀其回心共濟大

乘今便與我爲敵則其心已死矣念當年同事今惟存此一人何苦與他計較我惟仍進洞鄖自行我事而已於是定國徑歸洞鄖張趙擁文選行猝遇吳三省自孟定來文選見之流涕但陳漸負皇上及晉王以張趙在側不言其故三省度文選衆有背意遂以大義鼓之且云雲南降者皆悔人心思明日甚衆皆踴躍張趙亦爲之動因與文選同往錫薄屯駐將復與定國會會平西王統大兵至獲其提塘蘇兵得李與白情事計定國入洞鄖文選不降必疾走阿瓦將不可制遂速進兵抵錫薄而文選已行乃分遣八鎮都督馬寶等蹤之且附書招之三桂親統大兵踵其後文選探知道將中有所善馬寶在乃陰激寶語寶持吳王書單騎入文選軍說之文選遂降至康熙元年壬寅文選入都封承恩公永曆君在緬吉翔國泰侍東宮講讀賜坐任國璽疏言時事三不

可緩且云上年請東宮開講期而不行今禍患燃眉不想作出險計卽如講書宜有科道侍班講軍務自有沐勳臣王皇親不應獨召吉翔國泰也次七有旨着國璽獻出臉策國璽奏言當日能入主於綱者今必能出主於綱事勢至此乃卸責於建言之人乎楊在侍東宮講求賜坐上允之在見李崇貴侍側亦爲之請崇貴力辭且謂上曰今雖在患難禮不可虛講官賜坐固皇上優崇師傅之禮前代亦間有之然在今日則不知者將以爲臣欺陛下誠恐謬譖萬世每日開講崇貴必侍立太子嘗問在魯哀公何名在不能答人皆嗤之五月十三日綱曾弟弑兄自立來索賀廷臣不許七月護守綱官遣人來言勞苦三載皇上及諸大老當有以報我前年五月王子欲害爾等我力保得以無恙何故不知廷臣無以應綱官忿怒而去初水曆君旣入綱與三桂即使人造

蠻酋曰速縛僞主來不然我且屠阿瓦緬本小國兵力寡弱大懼卽欲行逆以天波等常侍左右恐力不能制又恐定國等握重兵在外俟其獻君出境要於路而奪之且三桂亦以道險而遠未卽進兵故久不決至是三桂統兵臨緬境緬酋懼來約大臣過河議事諸臣不欲行緬使復來曾此行無他吾主憲爾等有疑請相與詛水爲誓後來可相依耳十九日吉翔國泰固要文武各官俱行惟東宮扈從鄧凱以足疾不往旣渡河緬兵三千人圍之凡二十人擒一人盡殺之松滋王儼鋗吉王慈奎黔國公沐天波文武內外臣馬吉翔鄧士廉王繼鳳楊在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郭鄖明昌任國璽鄧君詔齊巽任子信丁調鼎魏豹王自金王昇王啓龍李國泰等共四十二人皆遇害上聞之大驚欲自盡陶凱以太后在力止之有頃緬兵入營殺掠貴人內官及各官妻妾縊

死者百餘人庭樹纍纍如懸瓜蔓君與太后等二十五人聚一小室正急時護守緇官至諭衆曰有令弗得害皇帝及沐國公不知天波已死矣緇官謂君移居天波第惟見橫屍徧地帝哭之慟有寺僧來送飲食始知早去諸臣無一存者惟總兵魏豹王啓龍王昇皆格殺緇兵數人而死二十一日緇酋請上仍居故所進食物二十五日又進鋪蓋銀布且言王子實無害諸臣之意乃爾兵在外騷擾百姓百姓恨之故有此舉王子亦不能禁耳時宮中驚懼死者甚衆上及皇后皆病緇酋使醫來治十一月十八日永曆君謂鄧凱曰皇后病甚天不我佑未知骸骨葬於何所又曰白文選功多當封親王馬寶亦當封郡王蓋不知馬寶等已來歸本朝也又曰滇黔百姓爲朕受苦久矣今不知作何景狀悽然者久之十二月三日有緇官入見曰此地不便請移他所爾等兵

馬已近我亦當發兵經此未免驚動吾未畢綽兵擁君并座昇出太后等大櫬隨有三轎來迎太后皇后太子餘皆步隨至夜渡河惟聞人馬聲亦不知何兵與何地也二更時至營則皆本朝騎將矣次日行百里入吳三桂營九日三桂挾永歷君至雲南無論內外臣各給一馬衣被飲食亦不甚約每進膳君皆用金盃鈚皆銀盞康熙元年壬寅三月十三日永歷君至雲南府三桂將隨駕官鄧凱等分隸各旗四月二十五日同太子皆遇害是日晝晦大雷烈風雷雨交作滇人異之李定國自洞歸計議迎駕偵探阿瓦事情知吳三桂帥師入綽已將永歷君及太子宮眷悉致雲南痛恨欲絕然念事已無及乃由孟良出雲南邊地探永歷君消息壬寅四月至孟腊遣官入車里借兵復雲南以救駕車里邇羅俱遣使報禮向義甚殷會定國管人馬病死者日甚定國乃

齊戒脩表告天自陳一生素行暨反正輔明皆本至誠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絕乞賜車馬無災俾各努力出演救主如果大數已盡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害此軍民五月十五日焚表六月十一日定國誕辰病作旋聞永歷君及太子凶聞一惄疾篤乃託其子嗣興於斷統武總提調馬忠良且曰寧死荒外毋降也二十七日夜定國卒未幾統武亦卒忠良遂引兵出降李嗣興徘徊無所依亦降

外史氏曰三代以後大一統而傳世久者曰漢唐宋其在數傳之後或亡而復興或亂而復定或偏安一方而綿其國祚或藩鎮跋扈而尙尊王室有明之得統也高出前古獨一敗而不復振者非祖宗之德澤不足以保世而末季之君臣因循苟且愈趨愈下而無遠大之志與命世之才也崇禎之初勵精圖治天下想望太平其如一人宵旰而百僚植

黨恬嬉四郊多壘而羣工束手無策驅致甲申之亂匹夫攘臂九廟爲墟雖懷宗不無過於英宗亦誠國之無人也福藩因國統之絕稱帝陪京君臣中外宜乎沉心滌慮痛懲覆轍矣乃荒嬉彌甚賄賂繼之君淫於上黨成於下惟顧身家不思宗社一轂而滅其效再見意繼起者必知變計矣乃閩粵羣臣踵其敗轍而又倍甚焉王師南下諸將挾其主而走雲南入緬甸以帝胄王臣越在蠻服卽臥薪嘗膽猶恐無益顧乃縱博酣淫爭爵納賄尙無虛日忘定國而擠諸境外効黠國而虛以要名吉翔國泰表裏作奸不保首領祀可延乎蓋亡而復興者必君臣皆命世之雄漢之光武是也次則中主而有能臣若唐宋中葉卽不能廓清海甸猶足以保守宗祊光武不徵見矣明季諸君未必不如唐肅宋高爲問當時之相有如李泌李綱者乎當時之將有若子儀光弼世

忠岳飛者乎以患得患失之羣臣奉可善可惡之弱主或導之以驕奢淫佚方且乘間而竊威福以自擅外杜來歸之志內灰任事之心卽有一二願忠之士勢孤肘掣難支大厦之傾一敗不振不亦宜乎吳三桂身歷巖疆間國都之變效包胥之節乞王師以討巨寇卒復君讐何其壯也逮秉鉞南征始遁永歷而終窮追之自相矛盾者曷故要以始之潛通怨朝廷之移已而南也終之窮追知永歷之不足有爲而借以立功也總非忠君愛國之心嗣一患得患失之念即使三桂而輔永歷仍不足以自存況諸臣乎若李定國拔身強寇歸附孱主首折不回誓死不貳雖以亂始能以正終亦人傑矣傳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豈特鐵中錚錚已哉或謂明之興也執元帝子而置諸琉球及其亡也永歷君由雲南而就擒於緬甸同盡於炎荒之裔蓋亦有天意焉事未可知

姑存其說以質諸有識者

續編綏寇紀略卷五

梅亭葉夢珠濱江纂輯

附錄紀聞

李自成貌魁梧而鼻銳齒黃短髮蓬鬢崇禎戊辰改元正旦立春大雪
自戒與衆飲山中衆有羨軒冕者自成曰今日世界賄賂公行文官必
由七篇文字武科也要策論我輩不讀書不識字安望得此或者奪個
皇帝做倒未可知耳自成年長衆皆曰願哥爲之自成曰試卜之遂舉
骰一擲得大紅衆大喜飲至醉皆起作朝拜狀自成云木也還當問天
因以箭插雪中拜而祝之曰若可作皇帝願雪與矢齊不然則否雪果
大下果與矢齊而止自成遂自負衆亦頗從之明年己巳賊渠高迎祥
稱闖王自成往依之與其黨自結一隊曰闖將後因寇汎中流矢眇左

目 張獻忠亦秦人父業樓母織席獻忠自少讀書不售遂與逃兵三百人起而爲盜轉掠豫楚間號八大王李自成入京師之五日建設僞官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令職方司收繳前印悉更鑄之更官制大部曰六政府內閣曰天祐殿翰林曰宏文院文選司曰文諭院巡撫曰節度使兵備道曰防禦使六科曰諫議御史曰直指使太僕曰驗馬寺尚寶曰尚璽通政曰知政使布政曰統會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主事曰從事中書曰書寫房正總兵曰權將軍副總兵曰制將軍五軍府曰五軍部守備曰守旅把總曰守旅餘皆如故公服領尚方以雲爲級一品一雲至九雲爲九品補用木花凡所更制皆牛金星所定也 自成搜大內庫藏金止十七萬兩銀止十三萬皆因天啓時魏瑞與客氏偷空闖見之大失所望夾官搜銀之令自此而起一說金二庫銀八十

萬或云八千萬庶幾近之 自成據宮中時內臣進冕旒者不可戴更
之復太寬又更者三始冠之刻許首痛如裂急除之曰射箭去內殿浴
手宮女以金盆頂在首上跪而進之闌踧踏不安一太監云好似窮秀
才模樣每日晨起少啜米飲而出憚用他物或見諸龍器若有物憑之
輒震懾一云見有黑龍吐氣如霧私登御座而頭疼目眩識者已知其
必敗矣 四月初一日僞軍師宋獻策奏帝星不明宜速正大位且曰
天象慘冽日色無光亟宜停刑初七日自成至宗敏僞署見所夾諸朝
臣數百人哀號慘狀因問宗敏追贓若干宗敏以數對闌曰天象示儆
宋軍師言當省刑獄此輩夾久宜酌量釋放宗敏應諾初八日將諸驕
者盡釋之其勳戚各官令兵押出暫居民舍棄於一方不許星散各官
有信宿不見米粒者而各僞將所追贓銀悉輿入內府命工合內庫積

銀鎔作方版而穴其中爲可運計初十日盤祿米倉并大通橋光祿寺
諸倉積米現數造冊彙報是日僞禮政府示定以十七日登極十二日
百官於天佑殿習儀十六日於天壇候駕十七日南郊卽位諸臣表賀
午後聞平西伯吳三桂興師且入關謀數至十二日各官如令至午門
習儀見文諭院顧君恩出宮有憂色疾呼曰且從容諸臣悉退是日復
聞吳兵據關益募兵西入關遂殺朝臣百數十員於平則門外閣臣陳
演爲首餘皆動感悅關叩劉李二將求其出禦二將耽樂已甚無鬪志
關乃下令親征夜半密運輜重百兩歸陝十三日自成發兵挾三桂父
吳襄并太子二王而東士民擁觀皆爲隕涕兵呵觀者關云任百姓看
時合賊兵精騎廿萬從齊化門出劉宗敏亦行城中惟老弱數千人牛
金星李過等居守出示商人限三日盡行開店九門任人出入於是各

官出城南行者甚衆或棄家爲僧道乞食而遁大僚有僞死蓋棺斂其
下而遁者紛紛御史日出巡城賊兵見者俱下馬自是賊驅驥馬駄載
金銀往關中者日以千計二十五日微聞關敗僞制將軍李令拆毀城
外民居及佛寺運兵器上城若守城者而賊衆多相聚耳語或涕泗者
二十六日自成從山海關敗歸步兵盡死騎兵一日夜馳五百里心膽
俱喪大隊入城全無紀律矣是日以後偏搜驃馬及驢寨敵俱盡肆行
淫掠夜劫婦女哭聲震天西城婦女墳井死者不可勝計二十七日忽
傳登極百官朝賀或云明日郊故預設鹵簿於城外而僞權將軍先以
箭傷入城是日晚長桌上櫈行用被蒙益而出其各兵俱駁東金帛於
驃馬紛然西去二十八日闖旣卽位頒赦是夜五鼓潛遁而大隊先出
二十九日卯刻焚宮殿及各門城樓惟正陽門樓僅存後隊至午刻盡

出據百姓挽車肩行李者不可勝數賊將又誑百姓出城避關東兵至
者於是民爭携老幼負戴出城行未數里即遭殺掠老幼俱盡而驅壯
丁爲兵日暮百姓各自守門大內盡開宮女奔散街巷砲聲徹夜不絕
時有傳太子在平西營者士紳共議守保各搜斬遺賊數千自成至易
州南聞之將復帥兵還屠京城會平西兵已有過都而南者賊故不敢
北而西五月初二日平西兵追賊過琉璃河自成復走西安所過山西
郡縣多有閉城守者賊輒攻破屠之而榆次太谷爲甚初三日 本朝
攝政王至京復遣兵合剿西安十月破潼關殺賊數萬自成乃南遁湖
廣 吳三桂字日所號長白淮南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父襄字西環
並起家武科歷官都指揮使鎮守寧遠崇禎十七年正月以秦寇日迫
調襄協守京師三月議撤寧遠鎮并調三桂入京協守封平西伯三桂

方奉詔未及行而京師已陷自成命譖降將作書招三桂并令其父襄
以書諭之降三桂統兵入關至永平西沙河驛聞其父襄爲賊刑掠且
甚三桂怒遂從沙河肆掠而東領兵山海城謀復京師先是十六年春
戚畹田弘遇遊吳歌妓陳沅顧毒名震一時弘遇欲之市得顧毒而沅
尤覩麗客有私于弘遇者以八百金市沅進之是歲弘遇還京病卒及
襄入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隨襄入向弘遇家買沅而歸遼及寇入京僞
將劉宗敏據弘遇第聞陳顧美索之毒從僕人潛遁而沅先爲吳市去
於是衆僕七人而襄裹索沅襄具晉送遼已久宗敏不信故榜掠襄時
三桂兵止五千益募止七千慮不足以破賊聞 本朝且發兵入猶因
馳書借兵約共圖京師而與副將夏登仕等歃血定盟約爲婚姻於是
委五副將守關而已獨任戰謀聞於關闈以責劉而宗敏已潛釋襄且

宴之矣四月十三日關脅襄從車以行帥步騎精兵二十餘萬東出十九日攻山海城圍之數匝三桂度不支益遣人夜馳書告本朝速發兵來救而已堅壁不出山海城爲關內鎮城東二里許復有羅城外拒關慮三桂東走出奇兵二萬騎從關西一片石口北出而東突外城薄關門困截之三桂不能遁本朝九王方厲兵秣馬而三桂使再至遂飛馳而入二十三日至外城見砲從東向擊疑未敢進但駐兵於歡喜嶺高張旗幟以待三桂從城上望見之急簡數騎砲擊隙道中突圍出外城馳入本朝壁中見九王王曰汝約我來何用砲擊我三桂曰關兵圍關甚固又以萬騎逾邊牆東退歸路故用砲擊開可得間道東出耳王曰然但無盟誓不可信且關兵衆與關內兵幾無別必若兵亦蘿蔓以殊異之則我與若兵俱無憚矣三桂從之遂與九王歃盟而髡髮

以帥其下三桂爲前茅九王爲後勁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
豫王張右翼亦統萬騎從東水關入英王者八王九王者攝政王豫王者十王皆太祖子世祖之叔也於是外城以西之賊兵盡殲而三桂入關命城中人盡髡首以駁賊兵或不及者卽以白布斜束於項背
馳之大兵旣盡入關開闢三面並出延敵自成懼不知所出立梟吳襄
首懸之高旛以示三桂而遽返賊衆遂潰我兵縱騎突戰關兵大奔三桂哭其父襄尸至哀九王爲棺殮之而使英王豫王急圖三桂以西曰
稍遲則京城糜爛矣三桂遂西初闖寇入京門甚禁及東出禁稍弛道
路相傳三桂奪太子入於是投闖諸臣無不乘間逃奔者自成由永平
馳千里馬一日夜入京盡斬吳襄家屬三十四口而詭云登極祀天陳
齒傳出郊二十八日宵遁寇兵皆西三桂及英豫二王追闖賊出故關

而京師競傳吳師入關約爲先帝服喪大兵進城凡素冠者不殺由是士民各製素冠原任御史曹溶約諸臣共讞守城以待五月初一日立先帝位於都城隆廟縉紳皆縉素哭臨櫺殿五城御史搜賊守門甚嚴是日兩江米港諸商合資爲吳襄家舉喪恐棺殮其死者初二日錦衣衛指揮駱養性同吏部侍郎沈惟炳鳩諸臣立先帝位於午門哭臨畢駱備法駕馳東宮於朝陽門初三日晨起諸臣俱赴朝哭臨始畢有旨錦衣衛簿出郊易輿之際非東宮也諸臣遞避而退及入前驅者麾部人悉去白冠則本朝攝政王率滿州兵入京師矣因下令始知本朝國號大清建元順治初六日爲大行崇禎皇帝發喪令百姓皆素服齋三日三桂及二王還京三桂又自爲先帝發喪三日而畢是日因都民搜斬餘寇不已遂下令凡薙髮者非賊於是人皆縗髮其先宮女逃

散者至是復搜入大內嚴戒匿之禁至十五日俱出無遺矣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彭縣豪民王綱王紀倡議除衙蠹鳴銅集衆盡燬衙役家各州縣聞風而起曰除五蠹一曰衙蠹謂州縣吏胥皂快也二曰府蠹謂役獻王府武斷鄉曲者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縉紳家豪奴惡僕也五曰學蠹謂生監包攬詞訟生事害人者也或搥擊立死或糜爛鼎盆或活埋於土窖者不可勝計新繁等縣多蔓延不解至發兵征討乃罷成都人亦效尤院司慰諭不從引兵擊之衆潰乃就撫 邵捷春之撫蜀也有惠政十三年正月以督師楊嗣昌之令守夔關扼賊入四川之路被叅失機有詔逮問緹騎在成都貢院中百姓萬餘往擊之校尉踰牆走方民亂時司道官諭之不聽華陽知縣跪請解散民猶詬詈不止是以後下頗輕其上矣 蘭完敬原任雲南

臨安府推官獻忠破成都時完敬丁璣在籍賊實之至自刎不死賊僞授兵部尙書爲弟完熙所勸遂受職會賊拘各衛指揮千百戶應襲者至令完敬考核方試時獻忠忽令斬之完敬受命伏不能起賊笑其不勝任及呼兵士入斬諸人屍積如山血流盈堵汪兆齡請并罪完敬獻忠尙猶豫旣而張可望掠千萃新官至賜晏於兵部兆齡又以衙門不飭血跡尙存再劾完敬獻賊遂令剝其皮實以草傳示西川一路并全家殺之 獻忠之攻成都也於城之西北隅濶窯窖數百丈直透城脚填火藥數萬桶引線出窖外火舉勢如山崩城牆磚石飛揚半空城遂陷賊選驍騎預伏窖旁見城陷奮勇齊入軍民狂奔內應賊執大斧砍城東門賊衆馳入遇人卽殺三日後方止 自成入京軍令頗嚴淫掠者立刻梟首或割手割勢懸示或剔出膝筋然犯者甚衆安福衛衝一

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 崇禎十一年丁丑山東豆異每粒宛肖人面若老若幼若男女若美若醜種種不一兩臺使收貯遞呈上以爲怪召廷臣入各分賜二十粒令考古今有此異否其兆若何衆對各殊時吾邑張訥叟先生掌諫垣亦受賜封識將以寄歸久之忽失所在馳致十四年 本朝兵入殺戮無算十五年山東大飢死者相枕藉 獻忠旣屠蜀中仍慮衆叛親離復問計於汪兆齡兆齡曰此輩荷戈之子無甚知識可假稱天旨以惑之獻忠問其故對曰容臣造來僥暴風雷雨之日行之旣而月之望夕夜半雷雨如注城中水深丈餘兆齡遂傳言夜來大雨天明皇帝御殿有天旨下降上寫世間人不忠不孝造孽至亂不合天心今大劫已到不必憐惜等語爾等今當洗心涤慮以回天怒倘有再罹法網者皇上奉天誅之無赦兵士被其愚誑自此有所

屠戮皆信以爲天誅其有識者心惡其妄而亦不敢顧言其僞也 獻忠之破重慶也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俱被執錫面不改容見行儉有憤色厲聲曰我等受朝廷恩不能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此膝一屈不可伸也賊怒俱手刃之 初王師敗李自成于山海自成有潰卒萬人由褒城出欲投獻忠劉文秀貪功徑出廣元將襲殺之忽遇明將賀珍統兵三千設伏以待文秀出不意大敗兵士被擒甚衆故獻忠云前年出師漢中反爲賀珍所敗崇禎十三年庚辰正月四川成都北郭廟中泥像自動時成都寇警已迫巡撫邵捷春往祝之曰若寇不至當爲移入城中未幾寇果他逸捷春移神像入祀於夏運池寺 寇焰所到士民及婦女死義者在在多有國史野乘當必具載然未有如保定張氏一門死節者張羅俊字元美癸未進士弟羅彥字仲夷戊辰進

士羅士早卒羅善字舜卿邑庠生羅善羅輔字中堂癸未武進士署前
軍都督命寧張純仁子也世居保定之清苑甲申春聞寇至倡義守保
定以捍京師寇陷京師移攻保定不能拔時督師李建泰退入保定其
中軍郭李二人潛與賊通賊遂乘城羅彥知事急縊死於井亭妾宋氏
錢氏皆少年抱幼女投井而死羅彥子晉邑庠生年二十六同父死妻
師氏年二十賊圍城時早夜坐井旁比城陷亦赴井死羅俊子仰邑庠
生先住他所聞父在危城中來奔難同父擊賊而死羅善同兄守城城
陷奔羅彥所欲同死彥曰我受朝廷爵祿義當死汝可不死善不聽投
井見井中皆婦女乃拜兄歸投室前井中妻高氏及三女同羅輔殺賊
尤衆賊合圍之力戰而死妻白氏年三十時在母家聞變同一女赴井
死羅士妻高氏早寡撫遺孤年十七城陷亦縊死羅善妻王氏年三十

二賊且至方歸省母聞圍急遽返詰怪問之曰歸欲與君同死耳既而泣謂諸曰我婦人懼辱義必死君男子如兄弟六人皆死卽絕父母後何忍詰然之變服從水門亡去王與高同死李氏者純仁弟純心繼室也年七十四寡居已久賊急李以兩孫婦年少厲以死節及城陷罵賊而死孫媳徐氏年二十五張震妻也城陷投井死婢喜兒年十七亦同死震兄巽娶劉氏年三十一與其嫂劉萬化妻胡氏並媚居城陷亦皆赴井死一家長幼死節者共二十二人後賊至其家莫不驚歎有涕出者羅彥屍在井亭及婦女屍出自井者越三日無敢收葬獨三犬守護之烏鳶不能下一賊窺之大噏其足絕梅指而去賊大惑異乃令人棄埋之後三十五日賊遁家人始啓殮顏色如生又有同城故進士陳士貴妻張氏子郡庠生宗瞻妻楊氏孫文學信妻常氏僖妹文學金娶妻

陳氏凡三世四人同時赴并死侍婢四人馬兒桂春山花菊花亦携手同下而殉焉 章曠字于時松江人崇禎丙子應天解元丁丑進士初授湖廣沔陽州知州崇禎十五年壬午十二月李自成寇承天陷之沔陽告急州無兵曠請救於撫臣王揚基不發時土寇張汙聚黨數百謀殺州守齋印降賊曠聞潛與州同馬彪謀彪請曠出招新隄兵以決戰而已守城曠遂夜至新隄遣使約賈光遠高會昌等擒殺張汙并其餘黨陳貴等斬之閏三月賊將鄒搖旗後降臨武
賜名永忠統衆數萬來攻曠先設陷於汙泥中既戰賊兵蜂擁而前悉墮汙泥死又數日賊別遣兵陷鄒邑沔陽勢孤無援賊復盡力攻之曠彪力不能支城遂陷彪死之曠走武昌乞撫臣發兵恢復楊基辭曠不得已而回籍見房師王陞陞以大義責之令至圖刺復以自贖曠乃復至九江值故華亭令鄭友立膽識

士也遂同結文武王道直方國安毛憲文馬進忠

左良玉
部將

章聚奎王允

成

後封爵
陽伯

徐永段鳳翔諸臣以謀進剿五月張獻忠寇陷武昌左良玉

兵潰於安慶曠見江楚總督袁繼咸留爲監軍八月繼咸與曠同復漢

陽再復武昌曠入城招撫遣馬進忠等追獻忠至岳州武昌稍定曠又

同惠登相

貞玉
都將

毛顯文克復德安王揚基卽委曠守時有武生王鳳昇

才氣過人曠屢以練兵得萬人不費官帑賊警急曠令鳳昇至府協守

經歷高長治署沔陽州事俾勸諭士民輸餉以給之有中涓何志孔前

過漢陽肆索供頓曠抑之志孔入都嗾言官劾曠委城總督何騰蛟訟

其恢復之功得免騰蛟遂以曠爲監軍使督餉於長沙衡永初岳州

人陳光國以女適曠爲妾時曠方駁歷危疆不暇內顧其母買舟載女

以從周旋者三四月倥偬彌甚曠復遣歸丁亥八月曠卒陳氏聞訃痛

悼獄絕至 本朝有偏撫標將欲求娶陳不許既而將強致之陳躍入江死曠元配莫氏居恒與曠不甚相得自楚遭亂歸松至順治壬辰祀喪歸葬一恸亦沈於河有女扶救得免可謂一門忠節矣 塘允錫常州宜興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典試武林使竣歸橐中盈萬金盡散之親故莫解其意既而謂妻曰天下將大亂財物可常保耶後遷長沙知府晉提學副使以納粟餉招降高必正李錦陞都御史巡撫廣西屢著勳績 左夢庚統兵南下以清君側爲名時何騰蛟爲湖廣總督以其負重望也刻之同行騰蛟以死爭之夢庚并刲其兵馬輜重有男婦數百潛匿騰蛟署中亦并殺之騰蛟僞許從水道行至五月中於黃鵠樓登舟冠服遙拜躍入大江順流而下得漁舟救免夢庚復以九江總督呂大器亦負人望欲挾之行良玉不肯乃止會九江嗣將何某曾爲良

玉屬官說大器曰夢庚不法良玉頗待正論盡一見以釋之大器聞出夢庚竟挾以行至安慶黃得功方國安諸軍期與死戰會王師下江南左兵皆望風降潰而止 傅冠爲隆武君相告病歸里聞汀變從進賢來至汀州府前哭弔隆武君大圖章京阿以禮召之且勸之降冠曰我年八十二老矣再直文淵閣貴矣欲以何求且我不來若竊能執我耶因慢罵及就戮立而受刃焉 曾櫻亦隆武相大兵至閩同鄭鴻達等入海守廈門順治辛卯三月張撫軍同馬鎮攻廈門家人請櫻登櫻給令先行閩戶自經死 王師初定閩中惟曾慶據平樂劉中藻據福寧大兵分道進攻慶降中藻自縊死及班師歸延平人復立德化王慈輝復取大田復龍溪十一月靖南王帥師攻之其尚書羅南生出降擒德化 或云沐天波之在緬甸也有兵數百常侍左右緬人欲害帝而

不敢勸自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天波適他往緬人勸帝送三牲督越

日天波還同其子入緬宮殺數十人而死則與前紀稍異未知孰是

以事起倉皇莫得而辯大約鄧凱之錄爲可信也

寧朝禦廣東潮州

人崇禎戊辰進士或謂其自引成棟陷廣成棟心薄之不任用及成棟

復叛歸明益不敢出其門生李用樞三疏薦之俱不報成棟後發廣人

以積怨故糾衆圍其家且殺而焚之然

本朝康熙五六年間松江宋

徵璧知潮州尉其姻家張鴻朝薦年家子也特造謁客知其家巨富而

子弟亦甚盛但胡薦遠遁未歸耳詢諸土人云可在海外家信時通尚

無恙也則前說殊非確矣豈廣人怨之而造爲此說士聊快其私和抑

聲言欲如前說使胡薦不敢歸耶

或云江鼎鎮爲贊忠侯一強受

禮部侍郎乃集家人七八十口縱火自焚死獻忠恨之合

士房主灰

訓舞集爾及綏寇蕭紀迥別姑伊以備詳考。何麟校之駐營於衡山也。命章曠往茶陵調張先壁兵途中備極險阻有內臣見之歸卽上聞。永曆君同太后賜金杯盛一副蟒衣一襲勅諭一道以獎勞之中途爲劉承允所刦止見事報而已勅使回奏特旨曠秩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屢一子錦衣衛指揮僉庫孫傅庭字白谷山西代州人萬歷己未進士先爲陝西巡撫擒閩王高迎祥陞總督。三月廿一日自成令各官入朝於是授職名省憲後自辰至昏忍飢以待命牛金星顧君恩輩咸詬笑之點名至周鍾礪特下揖云主上飢渴求賢行當破格准用旋語牛云叶名士也卽授職牛金星見朝對闕甚譽之曰眞名士也闕問其能牛以善爲文章對闕曰何不做見危授命題目闕初不諳文義自竄西川頗知學因而酬對便給矣。鄧凱江西吉水人從永曆君官右軍都

督同知隨護東宮順治十八年辛丑七月十九日之難日侍君側十二月初三日隨永歷君至營康熙元年壬寅三月十三日入滇省四月初四日令凱他由凱不知其故辭永歷君而出已將飄分發滿州鑲黃旗章京家凱遂不食求死餓四日章京義憐之令人以好言勸之勉其進食凱執意不從固勸之乃誣出家爲僧前以到京披剃凱不可乃拗凱欲於何處夢修因憶江內有康姓石學佛於雲南南門外水德菴年已八十矣願往從之即請老僧至已允來正佛誕也厥明備禮送凱至菴老僧復不敢納云須有批貼方可幸京遂往謁雲南府李守計批達而復自來菴云此地衝煩不便歸奉隨召平山王審定長陽州首膳寺四月十二日渡海次日登岸入寺爲僧因紀入廻如末事蹟曰也是錄廻事得群沙定洲一作沙亭洲或云氹氹土瓦城云鑑州土洞琪

妻范氏一作萬氏初爲刀民升妻一日忽謂民升曰爾不能以我爲妻
我去矣卽去之徵慶執土司沙亭洲詣之曰惟我與爾一爲夫婦亭州
曰吾自有妻也范氏曰呼出我語之亭州妻出見范氏以妯娌不及她
卽揮刀斬之指亭州曰今不可爲百年之好乎亭州不得已從之反受
其約束隨徵詔富弼爲諸土司冠及奉沐公鵠征者必題大闕楚如
半日破之勒必題天波入喜厚賛亭州請夫婦同面謝恩計之二人入
謁方叩頭卽揮刀上堂格殺數十人天波踴躍走二人盡殺府中男婦
四五百人徐行座號召其衆衆皆憚服不敢動傳令文武各官俱供駁
如舊相傳天波府藏殷實凡箭頭石青硃砂落紅琥珀馬蹄亦金皆裝
以金僂五十斤藏以高板庫庫五十係共二百五十庫其餘珍寶不可
勝計亭州盡輦入本洞凡閱五月而始畢此與集中稍異未知孰是

綱甸兵至時盡節而死者吉王同妃自經於宮中

總兵姚文相

黃

寧宇熊相賢馬寶二差官一姓李錦衣衛趙明鑑

湖廣人倡首結盟欲殺吉翔國事者

王

大雄王國相吳承允朱文魁吳千戶

江西人任典如

鄭文遠李旣曰

國

凌雲俱千戶嚴誠子湖廣人尹襄

四川人吉翔之晉房內授序班翔所不遺事襄多抗不肯行

朱謙添

江

人宗內官陳德遠乃錢邦芑送於國泰者事內臣一十八人鑑

劉楊二貴妃兵未到先自經松滋王妃兵

朱到王有一妾彌月令投繩守其死乃自刎土國望

皇親

妻兵未到先自

縊死綱兵退後死而且烈者妻承德妻楊氏翔四女

王啓隆妻

吳氏妾周氏臨縊時大龍見而救之乃曰爾與我夫相好應催我死

來歸吾豈要我被污於蠻子乎二人同死何永爵妻有一子

王啓榮妻周氏臨縊時大龍見而救之乃曰爾與我夫相好應催我死

來歸吾豈要我被污於蠻子乎二人同死何永爵妻有一子

王啓榮妻周氏臨縊時大龍見而救之乃曰爾與我夫相好應催我死

來歸吾豈要我被污於蠻子乎二人同死何永爵妻有一子

王啓榮妻周氏臨縊時大龍見而救之乃曰爾與我夫相好應催我死

來歸吾豈要我被污於蠻子乎二人同死何永爵妻有一子

王啓榮妻周氏臨縊時大龍見而救之乃曰爾與我夫相好應催我死

來歸吾豈要我被污於蠻子乎二人同死何永爵妻有一子

卷五

十三

永死